

济公全传

〔清〕郭小亭 著 石仁和 校点



社

明清通俗小说系列

济公全传

〔清〕郭小亭 著 石仁和 校点

(下)

三秦出版社

明清通俗小说系列

济公全传

[清] 郭小亭 著 石仁和 校点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
新华书店经销

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

电 话 (029)7264325 7263801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陕西省岐山彩色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

印 张 38.125

字 数 680千字

版 次 1996年1月第1版

1998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 数 10001—16000

标准书号 ISBN 7-80546-899-0/1·245

定 价 33.00元(上、下册)

第一百十九回 报弟仇灵隐访济公 搬运法移钱济孝妇

话说孙道全拉宝剑，正要杀雷鸣、陈亮，就听庙里一声喊嚷：“哈哈，好杂毛，休要欺负我徒弟，待我来跟你分个高低上下。”老道一瞧，由庙中出来一个穷和尚：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头发有二寸多长，一脸油泥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着两只草鞋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。老道说：“你是济颠？”和尚说：“正是，然也！你别欺辱我徒弟。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”和尚把雷鸣、陈亮定神法撤了。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傅，我二人由小月屯来找你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二人不用说，我都知道，你两个人头里走，我跟老道说句话，我随后就到。”和尚说：“老道，咱们两个人，找没人地方说去。”老道说：“甚好。”

和尚头里走，老道随后跟着。展眼之际，和尚没了。老道遍找，找不到着了；自己无奈，只好回店罢。老道又一想，盘费用尽了，想法子弄点钱，好吃饭住店，再访查和尚。老道就在街上买了二斤切糕，回到店中，把枣儿豆子都挖了去，把切糕团成丸子，用飞金贴成衣子，用药一熏，把丸子带在兜囊。老道来到钱塘关找地方，赁了一张桌子，他说舍药，桌子用一天一百钱，讲明白了。老道拿着一个木头盒，就在这里一站，口中道：“贫道乃梅花山梅花岭梅花道人是也。正在洞中打坐，心血来潮，我掐指一算，知道这方有难；贫道脚踏祥云，来至此处，舍药济人。众位要求方，勿论多少钱，搁在我这盒里，我会给把药

取来。”老道一念，就有许多人围上。内中有好事人拿二百钱，往老道这盒子一搁，老道把盒盖一盖，老道用手指一指，口念：“无量佛。”把盒子打开一瞧，钱没有了，一粒药在盒里。老道说：“众位看见了，这药是太上老君赐的，能治诸虚百损，五劳七伤，妇人胎前产后，男人五积六聚，勿论男女大小，诸般杂症百病，一吃就好了。把药拿回去，用阴阳瓦焙了，用红糖冲服。”大众一瞧，钱搁在盒里就没了，药就来了，真是神仙稀奇之事。凡世上人，都是少所见多所怪。老道这是换数，他是搬运法，能把钱换在腰里去，把药换在盒里来。大众瞧着一新鲜，这个也要讨，那个也要讨。老道说：“众位别瞧我这盒子小，能装得三山五岳，大众等不信，拿钱试试。搁一吊也没了，搁八百也没了。”

老道正在诓钱舍药、高兴之际，那边和尚来了。和尚远远一瞧，心里说：“好杂毛老道，又在这里诓人家的资财呢。拿切糕丸换钱。”和尚远远瞧明白，见眼前地下铺着一张毛头纸。上写告白：

四方仁人君子得知：小妇人张门吴氏，丈夫贸易在外，我家中婆娘病故，衣衾棺槨抬葬，手无分文，万出无奈，只得叩求四方仁人君子，施恻隐之心，量力帮助。众人扶凑，聚少成多，俾得将婆母可埋葬，以免尸骸暴露。殁存均感大德也。

和尚来到近前一瞧，许多人围着看，并无一人给钱的。和尚说：“你们有钱给几百，也是好事。”旁边有一个人，扛着五百吊，说：“和尚，你别说便宜话，你给他几百，我就给他几百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他，你敢给我比着给么？”这个人说：“就凭你这么穷和尚，我不敢跟你比？我给他一吊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给一

吊。”和尚由兜囊一掏，口念：“唵，敕令赫！”掏出五把钱，约一吊多，给了那妇人。那人说：“我再给五百。”和尚又一掏兜囊，口念：“唵，敕令赫！”掏出三百来，和尚又一掏，掏出二百来。这串钱是大黄铜钱，拿红丝穿着，和尚也掏出来。旁边有一个人瞧见，呦了一声。

旁边这个人，书中交代，姓张，叫张大。他因为手麻木，拿着二百文黄铜钱，今天同着他一个拜弟李二，两个人出来闲游。张大要出恭，把这二百钱交给李二拿着。李二见老道舍药真奇怪，他要讨药，又没有钱，就把这二百钱搁在老道盒里，讨了一粒药。张大出完了恭，一问钱，李二说我给老道了，讨了一粒药，回家我再还你。张大说：“花了花了罢。”二人又来到了这里瞧热闹。见和尚舍钱，一掏把这串钱掏出来。张大他认识这串钱是他的，就问：“李二，怎么这串钱，跑到和尚腰里去？”李二说：“真怪。”这两个人又跑来到老道这里，瞧见有一个人，拿着五百钱讨药，把钱放在盒里，老道一念无量佛，钱没了。这两个人赶到这边来，来瞧神仙传道。见和尚一伸手：“唵，敕令赫！”掏出五百来，果是老道方才讨药那五百。这两个人正事不办了，又跑回老道这边来。又见有一个人讨药，八百钱；老道搁在盒里，老道一掀盒没了。这两个人赶紧跑回和尚这边来，又一瞧，和尚一伸手：“唵，敕令赫！”果然在腰内又掏出八百来。惟有这些众人，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来回跑什么。

直到天晚。老道一想：“钱也诳得不少了，该回去了。”老道说：“众位明天见罢，我山人今天不施舍了。”大众全散了。老道伸手一摸，钱兜内一个铜钱都没有了。老道一愣，说：“怪呀！”张大、李二两个人一笑说：“没了。”老道说：“好呀，必是你两个人拿了去。”张大说：“我们又没到你跟前，怎么我们拿了

去？”老道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没了？”张大、李二说：“我们两个瞧了半天了。你的钱都给一个穷和尚舍了棺材钱。你这里进五百，那边和尚掏出五百来。”老道说：“和尚在哪里？”张大说：“就在那边。”老道一想：“这必是济颠，我找他跟他拼命。”老道刚要走，旁边过来一个人说：“道爷别走，给赁桌子钱。”老道说：“我一个钱都没有了。”那人说：“那可不行。你把蝇刷留下做押帐罢，我给你押在对门纸铺里，明天拿一百钱来取蝇刷。”老道无法，把蝇刷留下，气得须眉皆竖，要找和尚一死相拼，急得再找和尚，踪迹已不见。

书中交代，和尚用搬运法，把老道的钱，都搬运完了，都施舍给了这妇人，连别人给的，凑了有二十多吊钱。和尚说：“大娘子，你把钱拿回去买口棺木。先把你婆母盛殓起来。你丈夫不过半个月，也就回来了。”张吴氏给和尚磕了一个头，竟自去了。和尚这才往前走，抬头一看，一股怨气直冲霄汉。和尚口念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件事，焉有不管之理？我和尚一事不了，又接上一事。”说着话，和尚抬头一看，见路西里酒铺新开张，字号“双义楼”。门口满挂花红，高搭席棚，都是红呢红绸子，钉着金字，有“财源茂盛，利达三江”，“如日之升，如月之恒。”都是吉庆话，众亲友送的。

和尚掀帘子进去一看，酒饭座满了，拥挤不动，一点地方没有。为什么酒饭座会这样多呢？只因贪贱吃穷人。今天新开张，减价一半；一百二的菜，卖六十；二百四的菜，买一百二。故此都来吃饭。和尚一瞧没地方，有一个胖子刚来，他一个人坐着，把腿搁在板凳上，一人坐两人的地方。和尚过去也不言语，就坐在胖子腿上。这胖子说：“和尚你不硌得慌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觉着很柔软，不硌得慌。”跑堂的赶紧过来说：“二位对着

坐。”胖子无奈，把腿拿下去，和尚坐下了。伙计说：“大师傅要菜，可得候候。这位胖爷也是刚来，要了一个南煎丸子，还得等着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忙，我也要一个南煎丸子，你先给我壶酒，我喝着，菜哪时来那时吃。”伙计说：“就是罢。”要了一壶酒，和尚喝着。少时端了丸子来，乃是胖子先要的。伙计刚往桌上一搁，和尚就是一把抓了一个丸子，往嘴里就塞。伙计说：“这是胖爷先说的，不是你的。”和尚说：“他要的给他。”由嘴里吐出来，连痰带吐沫搁在盘子里。胖子一瞧，说：“我不要了。”伙计说：“胖爷不用着急，我再给你要。”少时又给端来。伙计说：“这个丸子才应当是和尚要的哪。”和尚说：“这是我的我吃。”又抓了一把，胖子赌气，躲开和尚，在别的桌子另要去。和尚吃完了两盘丸子，叫伙计算账。

罗汉爷施展佛法，大显神通，要戏耍掌柜的。焉想到又勾出一场人命是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回 双义楼匪棍讹人 借还魂戏耍老道

话说济公在双义楼吃完了酒饭，叫跑堂的算帐。跑堂的一算，说：“一共七百二十文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多。外加八十给八百罢。”伙计说：“大师傅，谢谢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写上帐。”伙计说：“那可不行。今天新开张，一概不赊，减价一半，俱要现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敢不写帐，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伙计一听这话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何必跟他费话，我告诉掌柜的，随他意赊不赊。”想罢，伙计来到柜上说：“掌柜的，那位大师傅吃了八百钱，要写帐，他说不给他写帐，要打官司。”掌柜的抬头一看，见和尚穷苦不堪。掌柜的说：“伙计，你不用跟和尚争竞，他是个穷人。我由困苦间过来，我知道穷人的难处，你告诉他，给他写上。”伙计过去说：“大师傅，我们掌柜的说，给你写上了。”和尚说：“要写写两吊，找给我一吊二百钱，我带着零花。我出来没带零钱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掌柜的，听见没有？”掌柜的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昨天我还没饭吃，今天我开了这座铺子，做了好几万银子的买卖，这总算上天有眼。今天我总算大喜庆的日子了。也罢，和尚是个出家人，我给他一吊二百钱。你告诉大师傅说，只当我舍在庙里了。”伙计立刻把一吊二百钱，给和尚拿过来。和尚说：“再给我要一壶酒，要一个菜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不是吃完了再找呀！”伙计又给要了酒菜。和尚又喝了。

旁边酒饭座，就有无知的人，见和尚吃完了找钱，不找要

打官司，掌柜的找给他，必是怕打官司。这两个人吃完了，叫伙计一算，吃了两吊，要找三吊，一共写五吊，掌柜的也给找了。俗话说得不错，善门难开，善门难闭。旁边又有三个人，吃了三吊五，给四吊，要写十吊，找六吊。掌柜的一听可恼了，当时说：“众位，我开这个铺子，我说昨天没饭吃，今天做了几万银子的买卖，我可不是明火路劫，偷来抢来的银子，也不是挖着银矿。方才和尚找钱，我知道穷人的难处，再说他是出家人，我只当施舍了。众位倒跟和尚学，吃两吊找三吊。我想都是老街旧邻，很不好意思，到咱们这个小铺子来，说吃四吊，要找六吊，恐怕别处也不能这么找法吗！我可不是怕打官司，我是穷人出身，在这方也不是一年半年！众位别欺负我，我可不叫人欺负。哪位要找，可趁早说话。”这众人一听，全都愣了。

正在这番光景，一掀帘子，进来一人，说：“掌柜的，该我二百银子，还不给我吗？”掌柜的一瞧，这个人歪着帽子，闪披着大氅，五十多岁，黄脸膛，两道短眉毛，一双小圆眼，鹰鼻子，裂腮额，微有几根黄胡子，上头七根下八根。这人姓姚名变，字荒山，素常就在外面讹人，无事生非；今天听说双义楼掌柜的怕打官司，吃饭倒找钱，这姚荒山想要来讹掌柜的。一进门就说：“掌柜的，该我二百银子，还不该给我么？”掌柜的一听，气往上撞，过来照定姚荒山，就是一个嘴巴。焉想到这一嘴巴，姚荒山翻身栽倒，绝命身亡。众酒饭座一阵大乱。

书中交代，这位掌柜的，本姓李，名叫李兴，当年在酒饭馆跑堂。人也勤俭，又正在年轻力壮，很安本分，做了几年买卖，手中存有几百吊钱。就有人见他有钱，说：“李兴，你为何不说个亲事，也可以生儿养女。”李兴说：“我倒打算安家，没人给说。”立刻就有人给提亲，是寡妇老太太有个姑娘，一说就说妥

了，择日迎娶过门。娶过来，岳母无人照管，也就跟着他。又过了两年，生养了两个孩子，未免他一个人一份手艺，家内四口人吃饭，所进不敷所出。偏巧有一位饭座姓赵，是财主。见李兴很和气，被家所累，赵老头就问：“李兴，你一个人手艺，家里够过的么？”李兴说：“不够，有什么法子？”赵老头说：“我成全成全你。你找一地方，我给你五百银子，你自己开一个小饭馆。好不好？”李兴深为愿意，一想做买卖，比做手艺强得多了。自己就在钱塘门外，开了一座小酒铺，五百银子成本。偏巧时运不济，买卖作赔本了。赵老头一看，买卖是不行了，这天说：“李兴，你倒不必为难。买卖做赔了，我也不要了，我送给你自己支持去罢。再弄好了，我也不要了，你关门我也不管。”李兴也无法，自己把伙友都散了，就剩了一个小伙计，李兴自己掌灶，后院带住家，一天一天对付着。

这天忽然来了几个人，骑着马来到了门首下马，就问：“掌柜的，有清净地方没有？”李兴说：“有。”这几个人下马。少时来了几顶轿子，众人下轿进来，都是衣帽鲜明、很阔，当时要酒要菜。带着天平，秤的都是十两一个的马蹄金，这个分三百两，那个分二百两，分完了，也没吃多少东西，说：“借掌柜的光，掌柜的忙了半天，给你五两银子罢。”李兴说：“谢谢众位大爷。”众人走了。李兴一想，正没有钱，有这五两银子，可以多买点货，支持几天。自己一擦抹桌案，一瞧桌上有个银幅子。李兴一瞧，里面有十两一锭，二十锭马蹄金，是方才人家忘下的。李兴拿到里面去。他妻子王氏问：“什么？”李兴说：“饭座落下的二十锭黄金。”王氏一看说：“这可是财神爷叫咱们发财！你快买香祭祭财神爷。”李兴说：“做什么呀？这算咱们的了？我要留下，准得把我折磨死。谁找来，趁早给谁。”王氏一听说：“你穷得这

个样，偷还偷不到手，捡着还给人家，那可不行！”李兴说：“由不了你。收起来，谁找来给谁。”夫妻为这件事，拌起嘴来。

头一天也没人来找。次日天有正午，由外面进来一个骑马的，是长随的打扮，下马进来问：“掌柜的，昨天我们管家大人在这吃饭，有个银幅子，落在这里没有？我们大人叫我来问问。”李兴说：“谁丢的什么东西，你说我听。”这位二爷说：“昨天在这里吃饭，那是秦相府四位管家大人。因为给相爷置坟地，剩了一千二百两黄金。大都管秦安，二都管秦顺，三都管秦志，四都管秦明，每人分二百两。给里头丫头婆子分二百两。大众三爷们分二百两。昨天回去，短了一份，是个蓝绸子银幅子。十两一锭，里面有二十锭黄金。管家大人叫我问问，落在这里没有。”李兴忙到里面，拿出来：“你瞧对不对？”这二爷一看说：“罢了，你真不爱财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管家大人，不准知道丢在你铺子，丢也丢得起。你我每人十锭分了，好不好？你也发了财，我也发了财。”李兴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我要打算分，我就说没有，我一个人就留下了。”这二爷说：“我是闹着玩。”李兴说：“我跟你给管家大人送了去罢。”

当时一同来到秦安家。一见四位大管家，李兴一瞧，是昨天吃饭那几位，把银幅子拿出来，原物交回。秦安说：“你真不瞒昧，给你一锭金子喝酒罢。”李兴说：“贵管家大人，要没这件事，我倒要。有这件事，我不能要。”秦安说：“就是罢，你不要，请回去。”李兴自己两手空空，回到家中一瞧，王氏正哭着。李兴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”王氏说：“我跟你这活忘八受罪！得了金子，你没命要给人送回去。”李兴说：“我实告诉你，野草难肥胎瘦马，横财不富命穷人。我要这金子，倒许我没了命。”两口子为这件事，打了好几天架。

过了有一个多月，就见西边绸缎铺关了，满拆满盖，平地起五五二十五间，一所三层楼。说是开饭馆子。磨砖对缝，油漆彩画，无一不鲜明，都是大木厂的官木，李兴一想：“更糟了，这大饭馆子一开张，我这小饭馆，更不用卖了。”见饭馆子修齐了，高搭席棚，次日就开张。

这天晚上，忽然来了小轿一乘。有一位二爷，拿着包裹，来到李兴的铺子说：“哪位姓李？”李兴说：“我姓李。”这位二爷说：“你换上衣裳上轿罢，我们四位管家大人，叫我来接你。”李兴说：“我不去。”这位二爷说：“不去也得去。”李兴说：“我去，走罢。”这二爷说：“你坐轿吧。”李兴说：“我没坐过轿子。”叫他换衣裳，他也不换，跟着来到双义楼。来到厅房一瞧，秦安、秦顺、秦志、秦明都在这里。李兴说：“四位管家找我什么事？”秦安说：“我们现在有一位引见官，托我们求相爷的事，给了五万两银子，我们四个人这五万两没分，想你是个朋友，给你开这座双义楼。基地是八千两，修盖使了一万二千两，连这所房子置家伙，连铺子家伙磁器都是江西定烧的，共用一万两。下余二万银，在钱铺存着。我们四个人送给你的，房子、买卖都算你的。我四人喜爱你心好，咱们今天磕头换帖，如久后我们要穷了，你还不管么？”李兴不答应也不行，立时预备三牲祭礼磕了头，一序年齿，就是李兴小，把王氏也接来了。今天新开，所有送礼的，都是四位管家知会的，连本地绅商，大小官员，都来送礼贺喜，都冲着四位管家大人，有求相爷的事，先见管家。楼上满是亲友应酬贺喜来的人，楼下卖座，故此和尚要找钱，李兴说：“昨天没饭吃，今天自本自立，开这大的买卖。”焉想到冤家路窄，姚荒山来讹诈，被李兴一个嘴巴，他就死了。大众一乱，李兴想：“这是我命小福薄，没有这个造化。”自己一想：“打官

司罢。”

这时楼上四位管家，早得了信，把李兴叫上楼一问，李兴说：“皆因他来讹我，要二百银子，我打了他一个嘴巴，他就死了。”秦安说：“不要紧。贤弟，你只管放心。决叫你抵不了偿。”当时叫人把雷头请过来。李兴一看，这位雷头好像五十多岁，四方脸，一表非俗。这位雷头，是钱塘县八班班总，今天也来给贺喜。秦安给李兴一引见，二人彼此行礼。秦安说：“雷二哥，这件事你给想法子了罢；勿论多大人情，都有我们哥四个。”雷头说：“是了。”当时下楼，一找本地面官人，本地面官人过来。雷头说：“是刘三兄弟么？”刘三说：“雷头少见哪。”雷头把刘三叫到无人之处，说：“刘三，这件事给他了了罢。你过去就说，你别讹人了。前者你讹钱铺，我给了的，你别装着玩了，你把死尸给架在大道边，一报无名男子，吏不举，官不究，叫掌柜的给你弄三百吊二百吊的，你冲着我给办罢。”刘三一听说：“雷头，你说这话可不对。三百吊钱我移尸，这件事我担不了。要说交朋友都好说，要讲三二百吊钱，我可卖不着。”雷头说：“得了，只当你交朋友了，久后你有用我的时候，我决不能含糊。你冲着我给办罢。”刘三这才来到死尸跟前说：“你别要装死人了，前者你讹钱铺，我给了你的，今天人家新开张，你别搅了，跟我走。”说着话，就往外架。

众酒饭座都知道是死了，正要架，就听见外面有人哭：“舅舅呀，舅舅呵，你死得好苦，我外甥必给你报仇。”众人睁眼一看，来的那人，怎生打扮？有赞为证：

头戴四楞巾，却像从前眼中攒出，身穿青布氅，又好似煤窑内滚来。两道粗眉，明露奸诈；一双刁眼，暗隐祸胎。耳小唇薄非人类，鼻歪项短是奸雄。逢钱急写借帖，

天下无不可用之钱；遇饭便充陪客，世上哪有难吃之饭。
挑词架讼为生理，坑崩拐骗是经营。

此人姓史名丹，字不得，外号人称铁公鸡，素日专讹人为生。今日来到双义楼，听说打死人了，他一看认识，是他同伴之人姚荒山。他想要讹人，故说是他舅舅，刘三也不敢搀了。雷头过来一拉史丹说：“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合你说。”二人进了雅座。外边有人看着死尸，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道人，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，要找济公斗法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一回 善心人终得善报 奸险辈欺人被欺

话说史丹正哭之际，从里面出来一个老班头，姓雷名玉，乃是钱塘县八班的总头，今天也来送礼。一见史不得直哭，雷头知道这个史不得，素常净指着插圈告状，讹人吃饭，赶紧把史不得叫到屋中。雷头说：“史爷别哭了，死的是你什么人？”史不得说：“死的是我舅舅。雷头你不用管，我得给我舅舅报仇！”雷头说：“史爷你不用着急，凡事皆是该因。这铺子掌柜的也并没打他，他自己大概必是病虚了的人，一口气闭了。怎样叫掌柜的给他买一口好棺材，给你弄个三百两二百两的；你逢年按节，给你舅舅上上坟，烧点纸钱，也就得了。”焉想到史不得这小子，更是打官司的油子。他一想：“我当时先别答应，要一答应，把姚荒山一成殓，一埋葬，不给我银子，我也没法子，我也不能再告他；连我私和人命，我也担不了。莫如我咬定牙关，跟他打官事，过一堂下来，他给我银子到手，我再顺他的供。那时钱也到了手，我还算好朋友。”想罢说：“雷头，你管不了。勿论多少钱，我也不能卖我舅舅的尸骨，我非得叫他给我舅舅抵偿不可！”雷头怎么劝也不行。

焉想到这时节，外面来了一个老道，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。老道只因被和尚把他卖切糕丸的钱，都给搬运尽了，老道要找和尚。来到这里一看，大众正在谈论，掌柜的一个嘴巴，会把人打死。孙道全听明白，说：“掌柜的是哪位？”李兴说：“是

我。做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我能够叫这死尸活了，站起来走在别处再死，省得你打官司。你管我一顿饭，我就能给你办这件事。”李兴一听，说：“好，道爷，你真能叫死尸站起来，挪开，慢说一顿饭，我还要重谢呢。”老道说：“是罢。”立刻拉出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立刻把魂拘来滴溜溜直转。老道眼瞧刚要入窍，滴溜又跑了，老道一想怪呀，莫非有毛女，或四眼人给冲了？要不然不能呀。老道又念咒，又把魂拘来，眼瞧刚要入窍，滴溜又跑了。如是者三次，老道可就留了神了。老道回来一看，见后面有一个穷和尚，用法术给破了。老道一瞧，正是济颠。老道照和尚脸上呸，啐了一口。和尚说：“好的。你可啐了我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一仰身躺下，蹬蹬腿，咧咧嘴，呕的一声死了。大众一乱说：“了不得，老道又啐死一个人了。”本地面官人过来，抖铁链就把老道锁上。老道直念：“无量佛。无量佛，怪哉怪哉。”官人说：“嚷怪哉也不行，你跟着打官司去罢。”拉着老道就走。

这个时节，姚荒山的死尸会活动了。大众说：“先死的这个要活！”史不得在里面听见，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姚荒山本不是我舅舅，他要一活，他一说我不是他外甥，我准得捱打嘴的。”同雷头紧急跑到死尸跟前来。雷头一瞧说：“史不得，你快叫你舅舅，腿活动了。”史不得心说：“这可别活，你要一活，不但我生不了财，这顿打还不得轻了。”史不得过去照定姚荒山的心口，用力按了一把。雷头一瞧说：“史不得，你这是怎么了！他刚要还醒过来，你过去给他心口一把。他要死了，可是你谋害的。你快把他扶起来！”史不得无奈，把姚荒山扶起来，口中叫舅舅，叫了几声，姚荒山答应出来，说：“好东西，你是我外甥，你坏舅舅的事。前者我讹当铺，你也去搅我，这你又来了。”大众一听姚荒山说话，嗓音变了，像穷和尚的声音。这时雷头说：“史不